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浙江通志卷首二

詳校官給事中_臣戴璐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朱炘

謄錄監生_臣王路

欽定四庫全書

浙江通志卷首二

詔諭

世宗憲皇帝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戶部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宵衣旰食無日不以民依為念督撫
以下守令以上凡有地方之責者皆宜公忠體國仰副
朕心今年夏月朕以北省二麥歉收差員到南省於秋

成後採買米石以備賑貸平糶朕意切於為民正欲酌
盈劑虛以羨補不足也又恐有不便於民之處於差員
臨行之時再三申諭地方米多方可採買不必定要買
足今聞各省地方官因欽差買米禁止商販不許出境
大負朕痼瘼一體之意甚屬不合況浙江及江南蘇松
等府地窄人稠即在豐收之年亦皆仰食於湖廣江西
等處今秋成歉收若商販不通必致米價騰貴該部速
即行文各省總督巡撫凡有米商出境任便放行使湖

廣江西安慶等處米船直到蘇州蘇州米船直到浙江
毋得阻撓庶幾有無流通民皆足食以副朕愛養元元
之意特諭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戶部奉

上諭浙省偶值秋旱其被災地方已降諭旨蠲免錢糧令
有司加意撫綏查杭嘉湖所屬被災十四州縣應有額
徵漕米三十二萬石朕恐荒歉之歲民間納米為難著
令徵收一半改折一半俾地方多存正米十六萬石又

有耗米若干既可以濟民之食又可以紓民之力於閭閻大有裨益其改折之價著照康熙九年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按限解部又念被災之後所交米色未能純一其十六萬漕米著令紅白兼收以示朕軫恤地方格外施仁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上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各總督巡撫漕船關係緊要除本船正副旗丁外其頭舵水手皆應擇用本

軍庶各知守法不敢悞漕生事近聞多僱募無籍之徒朋比為奸不服旗丁彈壓當漕糧兌足之後仍延捱時日包攬貨物以致載重稽遲易於阻淺不能如期抵通及回空經產鹽之地又串通奸棍收帶私鹽此其弊端之彰著者聞尤有不法之事凡各省漕船水手多崇尚邪教聚眾行兇一呼百應邇年以來或因爭鬪傷害多人或行劫鹽店搶奪居民種種克惡漸不可長亟宜懲治爾該督撫即嚴飭所屬各衛所嗣後糧船務於本軍

內擇其能撐駕者充當頭舵水手不許僱募無籍之人
更嚴禁邪教諭令歸業務為良民如仍怙惡不悛該地
方官不時查拏從重治罪如奉行不力即將該管官弁
指名題叅特諭

雍正二年五月十六日欽奉

上諭國家輕徭薄賦小民輸將自當踴躍乃有累年拖欠
不完者多由包收代納之故若浙江之里書其弊尤甚
里書一役祖父相承掌管一里糧冊銀米悉憑收解致

有需索花戶併飛灑侵蝕之弊官民俱受其累著即嚴行禁革如州縣有違禁私用者立即叅處至徵糧全憑冊籍務使挨戶清造方可按名催比毋得因循致滋混淆特諭

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欽奉

上諭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生全物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即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道設教

哉蓋以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故不可以偶忽也凡小
而邱陵大而川嶽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當敬信而尊事
况海為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為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
以柴望秩於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今愚民昧於此理往往信淫祀而不信明神傲慢褻瀆
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之人少則天降之福即稍
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
雖善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

溢浙江又報海寧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沖決隄防
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水患雖關乎數或亦
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絕不念神明庇護之力
傲慢褻瀆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
道即在乎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
之人顧可望綏寧之福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朕固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以
敬承天意亦願爾百姓共凜此言內盡其心外盡其禮

敬神如神在實以至誠昭事而不徒尚乎虛文人意即神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豈獨一家一鄉之被其澤哉爾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獲永慶安瀾著該督撫將此諭旨令該地方官家諭戶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特諭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戶部奉

上諭前因浙江督撫等摺奏七月十八十九等日驟雨大風海潮泛溢衝決隄岸沿海州縣近海村莊居民田廬

多被漂沒朕即密諭速行具本奏聞賑恤但思被災小民望賑孔迫若待奏請方行賑恤恐時日耽延災民不能即沾實惠朕心深為憫惻著該督撫委遣大員踏勘被災小民即動倉庫錢糧速行賑濟務使災黎不致失所其應免錢糧田畝即詳細察明請蠲凡海潮未至之村莊不得混行冒蠲至於緊要隄岸衝決之處務須速行修築無使鹹水流入田畝朕念切痼瘼務令早沾實惠該地方官各宜實心奉行加意撫綏俾凋瘵得蘇生

全速遂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該部即行各該督撫遵奉速行特諭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上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各總督巡撫漕船關係緊要朕前降諭旨除本船正副旗丁外其頭舵水手皆應擇用本軍庶各知守法不敢悞漕生事此雖係總漕專責然亦關爾等地方之事爾等當嚴飭所屬糧道都司衛所等官務須清查什軍毋令隱漏規避頭舵水

手作何更換毋令假冒其換去之人作何安插毋令失所俱宜協同總漕悉心籌畫商確實力奉行以為永久之計如奉行不力即將該管官弁指名題叅特諭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上諭湖廣總督楊宗仁江西巡撫裴率度今歲各省秋成大有惟浙江江南沿海地方七月十八九等日海潮泛溢近海田禾不無損壞朕軫念災黎惟恐失所業經嚴飭兩省督撫發倉賑濟多方撫恤但杭嘉蘇松等府人

稠地狹向來出米無多雖豐年亦仰給於湖廣江西等
省今沿海被災恐將來米價騰貴小民艱食湖廣江西
地近上流今歲豐收爾可速動司庫銀兩湖廣買米十
萬石江西買米六萬石選委廉幹賢員陸續押送浙江
交浙江巡撫平糶所糶之銀仍移還補庫其米應於何
處交卸爾即咨會浙江巡撫酌議速行務於浙民有益
毋得怠緩遲悞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江浙兩省沿海地方於七月十八十九兩日同時皆被潮患漂沒居民廬舍雖經頒旨加意賑卹然朕憫惻之念至今尚未能釋惟有朝夕警惕以答

天意但海為衆水所歸無不容納今乃狂潮泛溢水不循軌或者海洋潛藏匪類亦未可定稽諸前事往往有之沿海各有督撫提鎮務須實心愛養小民整理營伍閭閻各安其業汛防有備無虞毋令海洋別生事端庶不負朕委任之意特諭

雍正三年五月初七日戶部奉

上諭去歲江浙海潮衝溢沿海場竈淹沒之處甚多兩淮鹽政所屬地方經噶爾泰奏聞朕即發帑賑恤併將雍正元年二年竈戶未完折價銀四萬餘兩悉行蠲免其兩浙鹽政所屬地方該巡鹽並未將被災之處題報今謝賜履以摺奏聞去秋海濤漂沒情形兩淮與兩浙無異朕博施一體之心務使率土羣靈膏澤著將華亭婁縣上海海寧餘姚蕭山慈谿等縣雍正元年二年未完

場課銀兩悉行蠲免該鹽政通行曉諭俾各場丁戶人
人得沾實惠將已完未完場課數目確查報部倘有不
肖有司將已完作欠或借端朦混私行重徵者即指名
題叅若隱匿通同後經察出將該鹽政一併從重治罪
該地方督撫仍嚴加稽察毋使吏胥中飽以副朕勤卹
窮丁普濟同仁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欽奉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為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

為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為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各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等倉原為

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至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為吾民計及長久宜及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徧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留有餘預為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努力為之勿但視為虛文故事朕為吾民籌畫養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

身家若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
元之意也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超此豐收
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特諭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戶部奉

上諭湖廣為產米之鄉穀石最宜多貯將來運往別省皆
為近便今查湖廣通省存倉之穀只數十萬石為數無
多今歲湖廣收成豐稔著即行文該督撫令其動支庫
銀十餘萬兩遴委賢員採買穀石於省倉及府州縣應

貯之處加謹收貯此時只宜陸續採買不可因官價一時採買致令穀價騰貴設若民間穀價稍昂即便停止俟明年再行採買江南浙江今歲俱獲豐收著落該撫就近商酌若亦可動項採買穀石有益著即一面定數奏聞一面採買可也特諭

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朕臨御寰區惟以正人心端風俗為首務乃化導訓戒之旨屢頒而錮疾尚未悛改如浙江則有汪景祺查

嗣庭之流肆行訛謗毫無忌憚可見浙省風俗澆漓甚
於他省而今科主考陳萬策策問中有云浙省敝俗頗
喜爭訟或本屬細故而張大其詞或僅有影響而鑿空
妄作刁風未革積習日深等語益可見浙俗之難於化
導為衆所共知者也若不力為整頓挽回及其陷於重
罪然後加之以刑實有所不忍朕意專遣一官前往浙
江省問風俗稽察奸偽應勸導者勸導之應懲治者懲
治之應交地方官審結者即交地方官審結應叅奏提

問者即叅奏提問務使紳衿士庶有所儆戒盡除浮薄
鷺凌之習歸於謹厚以昭一道同風之治河南學政王
國棟居官聲名甚好可著前往浙江膺斯職任其應給
何等之銜並如何設立衙門鑄給關防之處著九卿詳
議具奏王國棟著來京請訓旨再赴浙江新任其提督
河南學政員缺著于廣去欽此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欽奉

上諭讀書所以明理講求天經地義知有君父之尊然後

見諸行事足以厚俗維風以備國家之用非僅欲其工於文字也浙江文詞甲於天下而風俗澆漓敝壞已極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世輕薄天下之人遂至喪心悖義謗訕君上以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浹髓淪肌自居心以至用人行政至公至正事事周詳盡善實為古帝王中所罕見者而查嗣庭汪景祺乃敢肆行謗議則凡為人君者更何道以免悖逆之譏刺乎設

使議論及於朕躬其情罪尚猶可恕今觀查嗣庭日記於雍正年間之事無甚詆毀且有感恩戴德之語而極意謗訕者皆

聖祖皇帝已行之事也本極盡善無可擬議而妄肆悖逆猖狂之言誰無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齒昔孔子作春秋歷代因之各有史冊以垂法戒今若容悖逆之人顛倒是非私行記載則史冊不足憑矣豈非千古罪人乎浙江風氣惡薄如此查嗣庭汪景祺而外自有與此相

類者若加窮究則不可勝誅倘聽其風俗頽敝不加整飭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朕思開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豈以其文章詞藻之工可以有益於民生吏治今浙江風氣如此挾其筆墨之微長遂忘綱常之大義則開科取士又復何用且巡撫李衛等從查嗣庭家中搜出閨場懷挾細字密寫文章數百篇似此無恥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係浙人習以為常不但藐視國憲亦且玷辱科名應將浙江人鄉會試停止至於生員歲考

仍舊舉行百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
恩賑恤鄉會試既停且使浙人中師生同年彼此請託
營求紛紜膠擾之習為之肅清將來人心共知改悔風
俗趨於淳樸朕確有見聞再降諭旨朕因人心風俗關
係重大不得不嚴加整理以為久安長治之計朕意如
此著內閣九卿翰林詹事科道會同定議具奏特諭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欽奉

上諭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秋冬之間雨水稍多收成畧覺

歉薄今年青黃不接之時已令地方官商酌平糶以濟民食但念米價雖不至昂貴而無力窮苦之民本無糶米之資甚屬可憫著動用庫銀四萬兩令巡撫李衛會同將軍鄂彌達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悉心商酌於地方或開濬河道或修理城垣堤岸令小民就近傭工藉以餬口倘四萬金尚不敷用著李衛等再行具奏請旨特諭

雍正五年三月初五日兵部奉

上諭浙江綠旗兵丁懦弱騎射生疎營伍不整陝西兵丁

人材壯健弓馬嫻熟者頗多將陝西各標營兵丁內揀選一百名移往浙江分撥各標教習訓練浙省兵丁亦知鼓勵於營伍大有裨益其撥住兵丁內有人去得騎射嫻熟能約束教習者即行拔補千總總督岳鍾琪現在四川爾部行文陝西提鎮將伊等標下及各營兵丁內漢仗弓馬俱好人去得情願攜帶家眷移住浙江者甘肅固原二提標各選二十名肅州涼州寧夏西寧延綏興漢鎮標各選十名共一百名如無家眷隻身願往

者亦准其前往倘兵丁內不能得願往之人即行招募人材壯健弓馬嫻熟情願移往浙江者以足其數再兵丁自陝至浙路途遙遠搬移家口車輛船隻等項沿途費用煩多兵丁難以措辦係西安地方兵丁交與西安巡撫係甘肅地方兵丁交與甘肅巡撫酌量多少家口量給一路足用盤費務令兵丁得沾實惠但人多路遠照管需人文職著於同知通判內選派一員武職著於遊擊守備內選派一員沿途督送或一齊起程或分數

起前後起程七八月間再令起程前往各兵起程之後一切養贍安置之處自有浙江巡撫提督會同料理欽此

雍正五年十月十七日大學士九卿等蒙

賜觀浙江巡撫所進一莖二穗三穗嘉禾回奏奉

硃批

上諭覽卿等所奏此非朕涼德之所致想浙省澆習必然丕變矣不然不能感召

上蒼如此之瑞應朕深為浙省臣民慶幸焉將此諭發與

李衛著通省曉諭欽此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欽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愛養黎元勤求治理耗羨之說原非得已本欲將各省錢糧之耗羨悉行革除因廣為諮詢留心體察知州縣官員實有不得已之用度若將耗羨盡行禁止在廉謹之員實難支持而貪污不肖之徒勢必藉口無以養廉而有恣意苛索之事百姓轉受其累是以錢糧之有火耗由來已久各處俱有相沿之例其

數亦多寡不同惟應於火耗過重之員重治其罪若有
司官酌量收納不加重耗苛取於民小民亦覺相安此
各省之大勢也查各省之中耗羨最輕者莫如浙江一
省每兩不過五六分地方官員常以不能敷用為苦各
省之中賦稅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松二府浙江之嘉
湖二府每府多至數十萬地方百姓未免難於輸將此
二事皆關係官民之要務也查蘇松嘉湖賦稅加重之
由蓋始於明初洪武時四府之人為張士誠固守故平

定之後籍諸富民之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稅額夫負
固之罪在士誠一人而乃歸咎於百姓加其賦稅此洪
武之刻政也明朝二百餘年減復不一我朝定鼎以來
亦照明例徵收蓋因陸續辦理軍需經費所在未便遽
然裁減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常論及此雍正三年朕仰體

皇考多年寬賦之

聖心將蘇松二府額徵浮糧豁免彼時頒發諭旨甚明本

欲一體加恩於嘉湖二府因浙江風俗澆漓正須化導
不便啟其望恩幸澤之心故爾暫止今見浙俗漸次轉
移將來可望改行遷善朕心深慰特沛恩膏查嘉興府
額徵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著減十分之一計免
銀四萬七千二百九十兩零湖州府額徵銀三十九萬
九千九百餘兩著減十分之一計免銀三萬九千九百
九十兩零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零永著為例
著該督撫督率有司敬謹奉行以副朕蠲賦恤民之至

意至於浙江地方各官養廉之資更無別項而耗羨則每兩不過五六分以通省額徵之數計之每年耗羨僅十四萬兩自督撫將軍副都統學政及藩臬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共一百二十員凡用度公費皆取資於此是以不足支應除嘉湖二府錢糧已經減免外著將杭州寧波紹興台州金華嚴州衢州溫州處州等九府額徵銀二百五萬兩按十分之一存半計算得銀十萬賞給各官以為養廉合之州縣耗羨則有二十四萬兩

從雍正六年為始俱著提解司庫令該撫酌量官職之
大小府州縣之繁簡秉公派定數目奏聞餘銀存為本
省公事之用朕軫念浙省官民施恩格外百姓賦稅之
稍重者則將額徵之數特賜裁減官員用度之不足者
則將惟正之供賞給養廉朕今施恩於官者實施恩於
民之意無非欲百姓等催科不擾皆樂業於田間官員
等俯仰裕如咸盡心於職守倘官民不知副朕愛民之
苦心仍有作奸犯科隱糧逋賦及侵漁公帑剝削民膏

者在天理國法俱難姑容加以重懲更無可貸思之慎之又如四川州縣錢糧甚少官員用度實無所出故一切供應俱出自里民前岳鍾琪憲德等奏稱欲將通省耗羨定為加三而革去里民一切供應之陋規川民亦甚樂從等語朕以加三耗羨太重未肯允行命岳鍾琪再加斟酌具奏今岳鍾琪奏稱目前事勢非加三不能敷用况從前貪吏有加六七者今既革除一切供應之累又實減耗而並未加耗誠百姓歡欣樂從之舉將來

地畝開墾既多自可次第裁減等語朕思及於官民均便姑且令行看俟開墾加增之後再令裁減朕辦理天下事務惟喜據實無隱故將此明白諭衆知之朕之行政惟期官民上下相安並受其益無幾微未協之處然後可以望永遠遵行也特諭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欽奉

上諭據浙江學政王蘭生摺奏生員以立品奉公為尚若有潛通胥役欺隱錢糧包攬抗欠者一經查出即行黜

革重處又於按考所至嚴加曉諭並令地方官開報使其完糧然後收考若能久而成風人人以急公為榮以欠糧為恥則士習民風愈覺淳厚等語天下之民不外乎士與民天下之俗不外乎士習與民風士民雖分而為二而其實則一也有司有治民之責學政有課士之任雖各有專司而其實則相為表裏也嘗見有司但以為職在臨民而置學校於不問而學政則以為統屬士子若不優容庇護無以博其稱揚因而曲為徇隱百計

包荒遇有生員違抗錢糧者又以催科乃地方官之事
與督學無涉以致士子無所忌憚此等陋識實庸劣學
臣之所同也不知士子乃百姓之坊表士習不端民風
何由而厚況倚仗青衿抗延國課則士品頽壞已極其
害實在世道人心不僅關係錢糧之逋欠而已王蘭生
令地方官開報欠糧之生員必俟完納方准收考俾人
人以急公為榮以欠糧為恥此實鼓勵化導之善政而
他省學政從未有如此舉行者未必皆見不及此大抵

瞻徇苟且之習未除耳王蘭生着交部議敘向來浙省士習澆漓中外所知朕為世道人心計不得不嚴加整理今二年以來李衛王國棟王蘭生先後奏稱兩浙士子感朕訓誨之恩省愆悔過將舊日囂凌之習痛自改除可稱士風丕變前年朕原降旨浙人秉性聰慧既知讀書必明大義非如强悍執滯之難於感化者一經指示則醒悟亦必最捷不出二三載可以望其自新今果然矣明年即屆鄉試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舊鄉會考

試以示朕訓俗牖民樂聞遷善之至意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初三日欽奉

上諭向來江浙收兌漕糧俱用本地粳米擇其乾圓潔淨者方准交納間遇收成稍薄之年該督撫每以紅白兼收為請朕皆允行夫米糧乾潔皆可久貯原不在色之紅白且江浙二省戶口繁多且每年應納漕糧將及四百萬石若必拘定本地粳米恐致米價昂貴民間難於輸將朕軫念閭閻凡有裨益民生之計皆為之周詳籌

畫自雍正己酉年為始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圓潔淨
不必較論米色准令紅白兼收粃粳並納永著為例特
諭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據欽差浙江清查錢糧之大臣性桂摺奏浙省雍正
二年以前未完舊欠錢糧帶徵每年應完銀十五萬兩
有零查雍正五年六年應完之項已於本年如數完納
又雍正三年至五年未完之錢糧七十七萬餘兩於雍

正六年之內已完四十餘萬兩其餘在奏銷以前大約
可以全完民情感戴國恩踴躍輸納正賦等語浙省為
財賦重地民力輸將朕所軫念其所舊欠錢糧非不欲
開恩豁免祇以屢年未完之項乃頑戶之所拖欠若以
抗正供而需膏澤則頑民獲利而良善轉未邀恩非所
以化導人心風俗也今浙省紳士庶民咸能知朕教養
之殷懷感朕訓誨之至意即此踴躍完糧一事可以見
其戴恩遷善之誠朕實為浙省之士民風俗稱慶非重

此數十萬之國帑也浙省因總督李衛正已率屬勸懲兼施實心任事故能令地方革薄從忠也如此然其嚮善之速該省之人亦甚屬可嘉用是特沛鴻恩將雍正七年額徵地丁屯餉錢糧蠲免十分之二共計六十萬兩着李衛轉飭各屬恪遵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並將朕加恩獎善之意遍行宣諭俾遠鄉僻壤咸共知悉特諭

雍正七年三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在京八旗兵丁朕悉心為之籌畫其家若有吉凶之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實為拮据可憫特給內庫銀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荊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潼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着於布政司庫內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

息銀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銀永遠為存公生息之
項不必繳還該將軍副都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
均霑實惠倘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那移或委任
非人以致本利虧缺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
用等官員名下嚴追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必公平
辦理倘指稱官銀名色或佔奪百姓行業或重利刻剝
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着各督撫不時稽查
即行叅奏倘督撫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

併議處此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着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年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等造冊賫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撫標提標兵丁等亦倣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兵丁之數分別銀兩之多寡亦着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接任之時將此造入

交代冊內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
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特諭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我朝肇造區夏

天錫人歸

列聖相傳中外從乂逮我

聖祖仁皇帝繼天立極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
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悅誠服雖深山窮谷

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尊親者詎意逆賊
呂留良悍戾克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
追思舊國憤懣詆譏夫儀賓之後裔於戚屬至為疎賤
何足比數且生於明之末季當流寇陷北京時呂留良
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
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
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誇榮鄉里是呂留良於明毫
無痛癢之關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節也乃於康熙六

年因考校失利妄為大言棄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
本朝以博學宏詞薦則詭云必死以山林隱逸薦則欲
雞髮為僧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
久矣乃始幡然易慮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
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
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賣文鬻書營求聲
利而遂敢於

聖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罵詛以毫無影響之事憑虛

撰述所著詩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板流傳或珍藏秘
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繙閱之餘不
勝惶駭震悼蓋其悖逆狂噬之詞非惟不可枚舉抑且
凡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
之於紙筆者也今姑就其中數條畧為宣示內外諸臣
庶天下後世共知其譎張感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
戾自生民以來亂臣賊子罪惡滔天以奸詐克頑盜名
理學大儒者未有如呂留良之可恨人也其文集有云

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亘古所未經又其行狀云有故人死於西湖為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又云將以小莊為桃花源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人又云遂削髮為僧苟延性命又辭山林隱逸之薦答友人書云有人行於途賣錫者唱曰破帽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網巾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惶遽無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難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又示諸子戒慶生辰云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

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為至今不死也則其慘嚴於斧鉞又何慶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為慶將置夫年不滿一二十義不顧門戶斷頭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又日記內詩句云若論五百年間事紫色龜聲總正傳又云麻刺吉出城送者填塞饑渴易為飲食如此觀我民狼狽不知所歸可憐可痛也又云李雯華亭人甲申後入北幕與史道隣書及下江南詔皆其筆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階平禮樂興而干戈息之句

人傳嗤之又云沈天彝為妹求旌貞節且云其尊公棄車先生遺命不請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識高其命正當遵也棄車先生遭變後十餘年閉門不見賓客顛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盡髡之醒為號痛而已所著述將及棟天彝盡取焚之恐其刺觸累已也嘻亦異矣又祭友人云斯文將喪逆天者亡顧我逆天死反得後等語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張膽指我朝為閏統託吠堯以自文者皆此類也夫呂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

土且身立膠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視如仇敵而毫無顧忌曾蜂蟻之不若乎又文集有云人心惡薄日甚即殺運所開聊避睹聞竊恐不免又日記云吳三桂乞撤之語甚有憤懣不平之氣三桂老不足慮其下恐未必安又云滇中於甲寅元日寅時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時正彼中日食云又云董允璫出其新作乃平涼頌也予不看曰先須改題目去首字改頌作嘆又云聞吳三桂死有吳國貴者立清遣人往講割雲貴罷兵又云

聞閩亂為范承謨激成承謨亦死於閩又其行狀內云
夙興夜寐終日乾乾等語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
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平日之謂我
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於
與逆藩吳三桂連書之處亦曰往講若本朝與逆藩為
隣敵者然何其悖亂之甚乎且吳三桂耿精忠乃叛逆
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呂留良聞其稱兵犯順則欣然有

喜惟恐其不成於本朝疆宇之恢復則悵然若失轉形
於嗟嘆於忠臣之殉難則汚以過失且聞其死而快意
不顧綱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為心不顧生民之塗
炭惟以兵連禍結為幸何呂留良處心積慮殘忍克暴
之至此極也且乾乾夕惕易經傳註皆以為人君之事
而其子孫公然以加呂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又云
永厯帝被執時滿漢皆傾心東宮勒馬前行以鞭梢東
指則東邊滿漢兵皆跪西指則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

日月失光百里之內凡闕壯繆廟皆被雷擊等語查偽
永歷朱由榔本竊立於流寇之中在雲貴廣西等處其
衆自相攻剽劫奪貽禍民生後兵敗逃竄緬甸順治十
八年定西將軍愛星阿等領兵追至緬城先遣人傳諭
緬酋令執送朱由榔否則軍臨城下後悔無及大軍隨
至城下緬人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殺偽侯王維恭
等一百餘人於是全獲朱由榔眷屬以歸此偽永歷之
實蹟乃中外之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窮蹙無歸為我朝

滿漢大兵所共擒獲豈有擒獲寇賊之人轉於伊馬前行跪之理乎其時之漢人兵丁亦恥而不為之事況於滿人乎此等瞽說荒唐鄙謬無中生有不知何自而來也至云闕壯繆廟皆被雷擊尤為荒唐之甚朱由榔之死實由

上天誅殛而人力豈能強為耶闕聖帝君與雷神皆為奉天司令之人何以有凡闕廟皆被雷擊之事於理亦甚為不順且本朝用兵以來事事皆仰荷

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護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興也士卒不過千人賊以重兵相攻勢甚危急蒙真武之神顯化神兵布滿巖谷狂寇寒心褫魄衆遂潰逃而散此有御製之碑文詳記其事者其克復雲南城也則有金馬飛騰之兆而逆寇即日蕩平此皆見之志乘萬目共觀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過舉一二事而言其他不可枚舉呂留良獨不聞之乎總之逆賊呂留良於本朝實有徵應之事蹟則概為隱匿而不書而專以造作妖誣

欲快其私憤伊之妄誕伎倆能逆天乎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等語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至於流寇肆毒疆場日蹙每歲糜費數百萬悉皆出於民力乃斯民極窮之時也我朝掃靖寇氛與民休養於是明代之窮民咸有更生之慶呂留良豈毫無耳目而乃喪心昧理顛倒其說轉言今日之民窮乎況逮我

聖祖仁皇帝愛育黎元海內殷庶黃童白叟不見兵革蠲

租減賦之政史不勝書民何由而窮至為義皇以來僅見之窮乎試問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久道化成休養生息物阜民安內外昇平兆民樂業即義皇以來屈指而數蒙

上天之眷佑可以比並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義皇以來未有之窮不太甚乎即呂留良懷不逞之心動云萬金結客而其刊刻我朝時文貨賣謀利富仍不貲觀其日記所載米鹽瑣碎算及糞壤營營求利之心

惟日不足尚得謂之窮乎又日記內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風三日其色大紅著人面皆紅又云石門鎮堰橋水忽立二丈許舟中蘆蓆有飛至南高橋復還原舟者又云有大星如梳後有細星隨之如彗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燿然大電隨發震雷甚響而長不知明年作何運數耳又云初五日午後日光磨盪有黑日如鬬狀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動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動甚又云河南邾縣有鳳至百

鳥朝會數日有二赤鳥長丈許以身蔽鳳凰身五色陸
離鳴如簫韶邑人怪之驅牛壓勝牛俱股栗不前路上
死鳥甚衆又有死金色鯉狼藉地上時予作鳳硯銘云
德未嘗衰爾或不來善以道鳴必聖人生而忽聞此又
一異也等語凡此毫無影響妄捏怪誕之記載甚多總
由其逆意中幸災樂禍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觀聽為事
其荒誕不經皆不顧也夫災異亦古所時有上天垂象
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進德未有事不實而可為鑒

者也若如呂留良之記載一一皆虛天地間未有之事何以示儆於將來假令傳諸後世以捏影捕風之語或信為實有之事必以從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災異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災必輕忽為無關於治亂而漫不經心其所以啟後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勝數矣又日記云康熙甚吝吳中顧雲程者寫真甚精供奉內庭不許其遍遊公侯之門一日入朝倉遽用舊服康熙曰此要銀子也薦之一王子送元寶二百兩

及緞康熙收之臨行時康熙止予二十四兩而已等語不但豈有此事而怪誕悖亂何至於此極也呂留良以此誣

聖德夫韓昭侯藏敝袴曰欲待有功者史冊相傳以為美談今一寫真之人即

聖祖仁皇帝不輕加厚賜亦

聖祖慎重賞賚之盛德耳而呂留良捏此浮言譏為吝惜財物乎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賑恤外

特恩蠲免錢糧不下數百萬萬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豈吝主所能為者呂留良獨無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謂極矣且呂留良誼屬臣民而漫稱康熙其悖逆無狀何太甚矣即此數條倡狂悖亂已極放言橫逆之罪況其他太甚之詞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夫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冥頑無知者比且曾靜祇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

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訛謗由於悞聽流言而呂留良則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況曾靜謬執中國夷狄之見胸中妄起疑團若不讀呂留良之書不見呂留良之議論蜂起快心滿意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敢見之文詞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誠有較曾靜更為倍甚者也朕向來謂浙省風俗澆漓人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謗訕悖逆自伏其辜皆呂留良之遺害也甚至民間氓庶亦善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內有海寧平湖闔城

屠戮之謠比時驚疑相煽逃避流離者有之此皆呂留良一人為之倡導於前是以舉鄉從風而靡也蓋浙省士人等習見呂留良之恣為狂吠坐致盛名兼擁厚資曾無纖芥之患得攫其身是以轉相推服轉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聲勢之囂凌黨徒之衆盛皆須加意周旋優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如近日總督李衛為大臣中公正剛直之人亦於到任之時循照往例不得不為之贈送祠堂扁額況他人乎此

其陷溺人心濁亂世俗害已不可勝言矣數年以來朕因浙省人心風俗之害可憂者甚大早夜籌畫仁育義正備極化導整頓之苦心近始漸為轉移日歸於正若使稍為悠忽不亟加整頓則呂留良之邪說誣民者必致充塞膠固於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經地義之大閑泯沒淪棄幾使人人為無父無君之人矣呂留良之為禍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賊惡貫時至令其奸詐陰險盡情敗露則不容不正明其罪以維

持世教彰明國法者也且呂留良動以理學自居謂已
身上續周程張朱之道統夫周程張朱世之大儒豈有
以無父無君為其道以亂臣賊子為其學者乎此其狎
侮聖賢之教敗壞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
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跡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經地義
之匪類猶且羣然以道學推之則斯文掃地矣即呂留
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又曰顧我逆天反得後死
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

今以來天地間乖戾悍暴之氣何獨鍾於呂留良也朕
即位以來實不知呂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惡貫滿
盈神人共憤天地不容致有曾靜上書總督岳鍾琪之
舉曲折發露以著呂留良之克頑而呂留良之子如呂
葆中者曾應舉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華其餘子
孫多列庠序乃不即燬板焚書以滅其跡且呂葆中既
已身叨仕籍而猶世惡相承並未洗心滌慮前此一念
和尚謀叛之案黨羽連及呂葆中其時逆跡早已彰著

蒙我

聖祖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問而呂葆中遂憂懼以死就
常情而論呂葆中之兄弟子孫遇如此驚危險禍且荷
蒙

聖祖皇帝如此高厚洪恩自當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
以為倖逃誅殛之計豈料冥頑悍驚習與性成仍復抱
守遺編深藏笥篋此固呂留良以逆亂為其家傳故呂
葆中等逆豎昏愚罔知警惕而實乃天道昭然不容少

昧如有鬼神驅遣使逆賊之陰謀徹底呈現於今日逆賊之貽毒不致漏網於天誅也前此曾靜逆書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緣朕即位以來深知外間逆黨甚衆自然布散訛言惑亂人之心志其所詆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為判定歸結若如呂留良之罪大惡極獲罪於

聖祖在天之靈者至深且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稍有一綫天良之人知此亦無不切齒而豎髮不欲與之戴履

天地此亦凡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茲特降諭旨將
諸條畧為宣示其逆賊呂留良及其子孫嫡親弟兄子
姪應照何律治罪之處着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直省督
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詳核定議具奏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舛等奏進湖州居民
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
寸父老皆稱為從來未有之事朕恐小民圖利望恩或

用人力造作而成亦未可知今性桂等詳細訪務令確實勿為所欺昨性桂蔡仕𦉰等於本地詳加驗看訪察實係自然成就並不由於人工具摺覆奏前來廷臣等以蠶桑織紉乃衣被之大原養民之切務今浙省有此瑞應則小民溫暖可期咸為國家稱慶奏請宣付史館昭示萬世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至三想中外臣民共知之矣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率土之人同霑實惠一時希

有之物不足以禦饑寒倘蒙

上天俯鑒惻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所謂祥瑞也朕命卿等觀看理應具奏然宣付史館之處可不必行欽此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欽奉

上諭朕惟古聖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嶽瀆之神有功德於生民能為之禦災捍患者皆載在祀典蓋所以薦歆昭格崇德報功而并以動斯人敬畏祇肅之心使之毋

敢慢易而為非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沖決朕特發帑金命大臣察勘修築并念居民平日不知敬畏明神多有褻慢切諭以虔誠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喻戶曉警覺衆庶比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安業已默叨

神佑矣今年潮汎盛長幾至泛溢官民震恐幸而水勢漸退隄防無恙此皆

神明默垂護佑惠我蒸民者也茲特發內帑十萬兩於海

寧縣地方勅建海神之廟以崇報享着該督遴委賢員
度地鳩工敬謹修建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崇奉祀
事用答

明神庇民禦患之休烈且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感
動庶莫不盡消其慢易之私而益振其恪恭之志相與
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庥祥則於國家事神治人之
道庶有賴焉其一應事宜着該督等詳悉定議具奏特

諭

雍正八年正月十二日欽奉

上諭爾等議政處原議乍浦地方駐劄滿洲兵一千六百
名此內挑選杭州餘丁八百名江寧餘丁四百名京城
餘丁四百名令其披甲前往駐劄朕近詢問將軍鄂密
達據稱江寧餘丁披甲者可得八百名等語今京城不
必揀發四百名即於江寧餘丁內着鄂密達酌量挑選
八百名令其披甲前往乍浦駐劄乍浦地方創設駐劄
兵丁則補放管轄官員事殊緊要補放之員務將年富

力強龜勉任事者揀選補授交與將軍鄂密達着於江寧應補人員內揀補現任官員內應行調補者揀選調補如江寧應補之員不能足數於杭州應補人員揀選補授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之處着將軍鄂密達與將軍阿里衮互商派委此兩處補授員缺着各該將軍題補倘兩處不能足數着將數目開明報部該部請旨具奏再由京城揀選人員補授發往此駐防之官兵移居起程着交與江南總督范時繹浙江總督李衛公同商

議料理起身欽此

雍正八年六月初七日欽奉

上諭周書洪範言人身五事若有得失在天之休徵咎徵即各以其類應之此即朕每日所諭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者也夫所謂修人事以感召

天和者必須君民上下各盡其道各殫其誠以為昭事

上天之本若人君有朝乾夕惕之心而大臣官員不能宣化或君臣有移風易俗之念而民情士習不能革薄從

忠此則偏而不全不克成會極歸極之盛而欲冀

上天俯垂默佑普錫繁禧也豈不難乎其理如此確乎不易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是以為君而存推諉於官民之心者非賢君也為臣為民而存推諉於君上之心者非良有司良百姓也惟當各盡其道以待

天恩近見直省各處奏報雨澤頗覺均調麥秋亦屬豐稔朕心稍慰但聞江浙雨水稍多田禾間有澇溢之患朕悉心推求其故想因今年春夏之交京師雨澤愆期朕

為畿輔祈禱並憂慮及於江浙地方已而京師得雨而朕心則專為江浙祈求至南方多雨情形朕未曾聞知但以少雨為懼所以朕屢諭外省大臣凡覺有水旱之機即當速奏朕知之者正為此也南方既已多雨而朕心仍復祈求或因此一念以致

上天賜雨過多浙省有滂溢之處乎又考之洪範曰狂恒雨若浙省素稱人文華盛之區今年會試朕加恩取中至七十名既因中式人多是以殿試之時才更優於他

省一甲三人悉登浙士或者士子之心不免驕矜之氣如洪範之所謂狂者至於恒雨之徵此朕就目前之天象人事而推測之有不能無疑者朕每遇雨暘不時即撫躬自省不敢玩忽況古聖人之垂訓千古為昭所賴浙之多士遇登進之榮即凜盛滿之戒見示儆之象益深敬畏之心必能仰邀

天眷於方來矣特諭

雍正八年七月初四日欽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乍浦新立水師兵丁所領錢糧已蒙恩諭照天津例每月加賞五錢衆兵莫不感戴歡呼但以兵丁內有綠旗兵四百名雖屬水師同營而滿漢攸分前項蒙恩賞賜生息銀兩未敢派令均霑隨將恩賞加給餉銀應否一體支領之處移查天津都統據天津覆文內稱彼處舵工水手等人皆係僱募在營支取工食非係食糧兵丁不曾加增等語是以浙省現在亦仍照舊額支餉未敢添給但查此項兵丁俱係熟

於水務之人身既遠離鄉井或挈家而來或分住兩地
皆須養贍家口之資其中如捕盜舵工阿班斗掟繚手
等人皆自幼練習方能精熟將來滿兵即於水務極嫻
而若輩仍須留用是其勤勞艱難之情非別營水師可
比臣與將軍阿里衮副都統富森密商無異可否仰請
聖恩將每月加銀五錢之處一體支領并將恩賞生息
銀兩亦量為分派謹此請旨等語朕覽李衛所奏甚是
綠旗兵丁既派滿營教習操練自應與滿洲兵丁一體

加恩況其中捕盜舵工等人尤為効力勤勞應當體恤
著照李衛所請每月一體加賞餉銀五錢其所頒生息
銀兩亦酌量分派俾得同霑恩賜特諭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欽奉

上諭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嘉興府屬七縣並杭屬之海
寧一縣於九月初旬正當禾苗秀實之時忽有細蟲生
於苗腹以致禾穗黃萎通邑計之此有彼無此多彼少
尚不至於成災但已將收穫之時未免少減分數而所

收之米青白不一且有米粒細小者僅可食用難以完
漕仰懇皇恩將嘉興等縣今歲應完漕米改為折徵或
照雍正元年四年恩旨每石折銀一兩或照雍正五年
部定每石折銀一兩二錢之例出自聖恩等語朕思數
年以來杭嘉湖三府百姓於額徵錢糧急公輸納無有
逋欠甚屬可嘉今茲數處小有蟲災米粒稍碎不能完
漕應令減價折收以示體恤着照雍正元年之例每石
以一兩折徵解部欽此

雍正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杭嘉湖三府上年偶被蟲水年成歉收朕特沛恩施將應完漕米分年帶徵發帑賑恤黎民已不致失所惟是本地所產米石每不敷本地食用現今年歲雖獲豐收而上年借糶倉穀恐一時未能買補足數明歲青黃不接時尚須米石酌撥平糶以濟民食不可不預為籌備着將杭嘉二府屬本年額徵漕米各截留五萬石存貯備用再歸安烏程二縣聞今歲收成稍歉所產米糧

尤應留為本地之用著將兩縣本年分應徵漕米一十八萬餘石並帶徵雍正十年分漕米七千六百餘石一併照部定折價改徵銀兩解部著該督程元章嚴飭地方官實力奉行毋得縱令胥役人等額外需索以仰副朕加惠黎民至意特諭

雍正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欽奉

上諭朕聞浙江海塘工程現在修理尖山已堵築三分之一人心甚是踴躍但尖山夫役每日給工銀三分六釐

稍覺不足今當初春之月水淺潮平正趨築工程之候
着照引河挑夫之例每日加銀一分四釐共足五分之
數又聞從前採運石塊每方給銀八錢九分四釐六毫
今運送多資人力每方增銀六分俾夫役等工食寬裕
努力修築早告成功以慰朕念欽此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據浙江巡撫程元章奏稱向因杭州漢軍四旗壯丁
生齒繁衍於雍正十一年間做照閩省之例挑選餘丁

三百名撥歸督撫標下頂補綠旗名糧臣查浙省向無督標只有撫標兩營共額兵七百餘名內除隨糧公糧外實在兵丁僅止六百餘名非若閩省督撫兩標兵丁數千名可比杭城省會重地城守營兵原少而撫標弁兵亦一體派差凡巡緝私鹽查拏盜賊等事在在需兵差遣而新補旗兵例不派撥則標兵應付差使實有不敷況撫標兵數無多每年出缺有限計算一年有餘僅頂補四十餘名約畧餘丁三百名非歷十年之久不能

補足不但經年守候抑且先後不均且綠旗亦有餘丁
無項補之缺未免向隅等語查雍正七年朕曾降旨當
日各省設立漢軍駐防因人數不敷是以添設綠旗兵
丁令該將軍管轄今漢軍餘丁繁衍足供差操之用嗣
後將軍標下綠旗兵丁缺出即將漢軍餘丁頂補如綠
旗兵丁之子弟內有祖父食糧年久者於本省督撫等
標營名糧准其充補此朕再三籌畫辦理者蓋以當年
漢軍人數不足是以添設綠旗兵丁今漢軍餘丁日多

仍令充補本將軍標下綠旗之缺於情理實為允當着
照閩省之例以將軍所轄漢軍餘丁充補將軍所轄綠
旗兵丁之缺從前閩省辦理未協況浙江撫標額兵本
少豈可又分三百餘名令漢軍充補若果漢軍餘丁繁
多當另思所以安頓之法着將閩省從前頂補綠旗之
漢軍撤回俟本標缺出頂補其缺仍給還綠旗浙省亦
着撤回頂補甲兵特諭

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十日欽奉

上諭浙閩江西等省有棚民之州縣朕皆留心揀發收令前往俾司化導董率之任蓋此等無業民人聚散無常往來莫定其間良頑不一易於藏奸若稽察稍疎必至漸為閭閻之擾向聞棚民留住之地方皆責成本處地主山主出具甘結並非來歷不明之輩始許容留而牧令官員於每年歲底親往查點一次倘有作奸犯科而地主山主不行舉首者一體治罪此向例也今聞法久廢弛有司等視查點為具文而地主山主亦以保結為

虛應故事大非朕除暴安民教民成俗之本意着該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毋或怠惰倘有不遵即行題叅從重議處若督撫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加以嚴譴特諭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欽奉

上諭前聞浙省海塘於本年六月初二日風潮偶作衝決之處甚多朕心甚為軫念已降旨詢問情由並令速行搶修以防秋汛今朕訪聞得今歲風潮不過風大水湧

並非昔年海嘯可比且為時不久未有連日震撼衝汕情形若平日隨時補苴防護謹密自不致潰決如此之多總因數年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視同膜外並不隨時修補且將原題准其在於歲修案內報銷之工不許修築以致根脚空虛處處危險不能捍禦風浪又海防兵備道乃特設專司之員責任綦重從前隆昇程元章等請將同知成貴題補朕因其平日不曾經歷河工誠恐未必勝任且陞用太驟是以姑令署理試看今聞

伊於工程並未諳練兼之患瘧經年不能辦事東塘同知張偉為人軟弱安坐海寧西塘同知李飛鯤存心狡猾日在省城奔競俱非實心任事之員而隆昇與程元章等意見又不相合汪漕張坦麟但知隨聲附和顧國家公事前因虐使民夫尅減工料經朕降旨申飭畧知收斂然石萬觔尚折減六七折不等欲符原估六萬兩之數一任宕匠包賠逃亡悞工平時人事廢弛若此何以抵禦狂瀾況朕不惜數百萬帑金冀以保全一方

民生而各官懷挾私意不知為國為民宜乎

上天垂象以示儆也兵備道係緊要之員今成貴患病溺職如此隆昇程元章汪濇張坦麟總理協辦所司何事郝玉麟既在浙江豈無見聞何以俱不題叅着伊明白回奏兵備道員缺即着伊等在於知府中揀選題委目今秋汛正大搶修保護最為急務一切事宜俱交與隆昇程元章汪濇張坦麟等悉心料理倘仍蹈前轍再有疎虞致傷田廬民命必將伊等從重治罪不稍寬貸郝

玉麟既不據實奏聞亦不能置身事外至於催募人夫
采辦物料務須公平給值聽從民便俾閭閻踴躍從事
不得涉於勉強或繩以官法刑驅勢迫擾累地方致辜
朕愛養民生之至意特諭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欽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原在平日隨時補苴防護謹密始可
禦猝然之風浪乃近年以來經理官員將舊日工程以
為非己身經手者視同膜外不加修補以致今年六月

初二日風大水湧遂潰決塘工如此之多此朕訪聞最確者朕為浙省海塘宵旰焦勞無時或釋且不惜多費帑金登斯民於衽席年來所降諭旨不下數十百次矣隆昇程元章汪滢張坦麟皆朕特簡之大員委以防川之重任且訓諭諄諄望其實力奉行勉以和衷共濟豈料伊等私心蔽錮意見叅差但分彼此之形全無公忠之念安有身在地方目覩隄岸空虛而不督率屬員先事預防急為修補者隆昇程元章汪滢張坦麟俱着交

部嚴察議奏目今江南塘工告竣王柔着補授浙江海防兵備道速赴新任欽此

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為緊要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為億萬生靈謀久遠乂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再至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叅差以致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浪潰隄之事今雖勉力搶修尚不知

能捍禦秋潮否至於建築石塘工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旬精神不逮而董率指示似尚能為朕以此詢問之伊自稱情願効力着由水路乘船前往令該部給與水程勘合並令沿途撥兵護送伊子朱必堦着隨伊父去朱軾到浙之日稽查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着隆昇程元章汪濬張坦麟等照前辦理俱聽朱軾節

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着朱軾據實叅奏朕必嚴
加處分若文武官員有營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朱軾
即行糾叅從重治罪朱軾未到之先所有應辦工程物
料着隆昇程元章等上緊辦理毋得藉口等候欽差徘
徊觀望以致稽遲欽此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浙江鹽務漸不如前若不留心整頓必致廢弛難理
程元章力量僅能勉強辦理巡撫事務不能兼理鹽政

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年力精壯實心任事從前在鹽道任內曾經諳練其辦理亦屬妥協着伊兼管鹽政凡地方文武官弁有闕涉鹽務者准其舉劾若有作弊掣肘者即着糾叅欽此

今上皇帝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工部奉

上諭浙江修理海塘工程該督郝玉麟等奏請增添捐納條欵經九卿會議准行朕思捐納一事原為一時

權宜無益於吏治並無益於國帑朕知之甚悉浙省
增捐之處不必行海塘工程着動正項錢糧辦理欽
此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朕前降旨該部令傳諭江南督臣將雍正十二年
以前兩淮場課舊欠查明奏聞蠲免今朕聞兩浙山
東福建廣東諸處各有舊欠場課鹽折銀兩事同一
體宜並施恩着該部傳諭各該督撫查明奏聞一併

豁免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隆昇剛愎自用怙過不悛若仍留浙江於塘工無
益着解任來京其副都統織造二缺候朕另降諭旨
程元章身為巡撫不能和衷共濟乃懷挾私心貽誤
公事亦不應留於浙省着解任來京其巡撫印務即
着大學士嵇曾筠兼管俾地方管轄與海塘工程歸
併一手自無掣肘牽制之患張坦麟汪滢俱照司道

例聽嵇曾筠節制委用隆昇所管關稅事務着嵇曾
筠委員暫行管理嵇曾筠摺內所叅驍騎校常祿巡
檢黃國標蔣文暹通判葉齊俱着革職黃國標蔣文
暹葉齊仍着留工効力倘怠忽貽誤着嵇曾筠即行
嚴叅治罪江南總督趙宏恩駐劄江寧難以兼管河
務江南總河員缺着高斌補授其管理兩淮鹽政候
朕另降諭旨欽此

浙江通志卷首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浙江通志卷首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所

謄錄監生臣王路

欽定四庫全書

浙江通志卷首三

聖製

文

聖祖仁皇帝

南巡詩序

朕念切民依咨詢幽隱於二十八年春再舉南巡爰自
畿甸東臨齊魯沿沂江淮達於吳越曩者甲子之歲興

衛所經瞻顧閭閻觀省謠俗憫懷澤國軫恤羣黎未嘗
一日忘於朕心已嘗形諸篇詠載前集中今茲重歷郡
邑見民物漸殷生業就理遠勝曩時中心慰悅又不禁
吟詠及之途中停警撤蹕欲以洞悉輿情數千里間百
姓懽躍載路星攢雲集瞻依愛戴發於至誠朕自惟化
理何以克洽民情益用是歆然也迺於巡歷所至沛膏
澤飭官方戒民俗修典禮經武備覽河防施諸事矣又
發諸言或御帳殿或撫船牕吟詠所及性情在焉古人

云詩言志凡朕篇章所寓時以民生風化惓惓為念即
間於眺覽之餘抒寫景物指顧河山要其寄託則自有
在也因裒而集之為南巡詩一卷云

禹陵頌

有序

朕閱視河淮省方浙地會稽在望爰渡錢塘展拜大禹
廟瞻眺久之勅有司歲加修葺春秋涖裸粢盛牲醴必
豐必虔以志崇報之意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也緬維大禹接二帝之心傳開三代之治運昏墊既平

教稼明倫由是而起其有功於後世不淺豈特當時利
賴哉朕自御宇以來軫懷饑渴留意河防講求疏濬漸
見底績周行山澤益仰前徽爰作頌曰

下民其咨聖人乃生危微精一允執相承克勤克儉不
伐不矜隨山刊木地平天成九州始辨萬世永寧六府
三事政教修明會稽鉅鎮五嶽媿靈茲惟其藏陵谷式
經百神守護松柏鬱貞仰止高山時切景行

南巡詩序

朕三度南巡咸因視河親為籌畫遂至江浙察吏安民
所歷之地隨其時宜廣沛膏澤拯疾苦焉茲行兼奉

皇太后鑒興而南既可無闕定省之儀且欲見

先帝開基富有四海而朕守成教育率土清寧無慚付託
以博

慈顏之懌悅然往返遙迅絕無滯留百司章奏三日一送
行在即與剖決舟行多暇仍覽書史日搢觚翰偶寄吟
篇莫非記採風俗時存懷保兢業之意後之人讀朕前

後南巡諸詩知朕心之有在云爾

補陀邏迦山普濟寺碑記

稽考梵書補陀邏迦山有三一居厄納忒里一居忒白
忒一居南海即是山也本山志書未得其詳當年海寇
猖狂凡禁海之外寺宇梵刹皆為灰燼自康熙二十二
年蕩平臺灣海波永息故遊方衲子因舊基址斬蓬蒿
刈藜藿而更新焉朕時巡浙西特遣專官虔修淨供敬
書題額永鎮山門復發帑金重修寺宇務俾殿堂廡牖

丹碧華畢勢燎煥美而一木一石悉出公家一夫一役
不煩民力上為

慈闈延禧下為蒼生錫祉也朕自幼齡誦經讀史以修齊
治平為本未暇覽金經貝葉空寂泡影之文所以不能
窺其堂奧而言之元者善之長也佛者以善為本推而
擴之大約無二上天好生化育萬彙大士慈悲度盡衆
生亦無二也朕求治勤民四十餘載矣今者兵革已銷
而民生未臻康阜梗頑雖化而民情未盡淳良皆由水

旱靡常豐歟各異此朕寤寐孳孳不能釋也以大士之
力庶幾慈雲法雨甘露祥風使歲稔人安萬姓仁壽則
普濟之弘功即時雍之上理是朕之心也夫爰書翰簡
勒諸穹碑垂示無盡云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嘉平
上旬

南海補陀法雨寺碑文

蓋聞圓通妙象般若真源開覺路於金繩大地證菩提
之慧聞潮音於碧海恒沙誦普度之聲紺殿維新滄波

永靜惟茲法雨寺者南海補陀山大士之別院也名山
佛國大海慈航青嶂干霄高逼梵天之上洪濤浴日祥
開淨土之場一柱如擎震旦指為名勝三山可接方輿
記其神奇值氛祲之震驚致山川之間寂僧徒雲散佛
宇灰飛比者運值清寧慶海波之不作地連溟渤望法
界而知歸特頒內府之金重建空王之宅鳩工揆日蒔
屋不勞庀材築基磬鼓弗作珠宮貝闕涵聖水以無邊
鼇柱鼉梁覺迷津之可渡坐青蓮之寶像圓滿輪輝藝

紫竹於祇林莊嚴毫相瞻慈雲之普照錫法雨之嘉名
海若効靈天吳護法標霞高建來萬國之梯航彼岸可
登作十方之津筏藉其廣大上以祝

聖母之遐齡假此慈悲下以錫羣黎之多福則旃檀香外
盡成仁壽之區水月光中悉是涵濡之澤勒諸琬琰昭
示來茲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

重修天竺寺碑文

朕御歷凝庥心周區域省方設教駐蹕湖山眷茲民力

於東南詎止皇輿之名勝若乃因其舊蹟無侈前觀則
天竺寺之所由以重修也粵惟鷲嶺著於西方法輪則
一竺峰麗於南國名利維三固緇梵所薰修亦仙靈之
窟宅潮音送響遙接普陀塔影橫空長留舍利瑞光發
於澗上奇木像大士之容白衣感夫夢中淨域建看經
之院或旱乾間作禾黍告枯而幡蓋來迎靈雨濡足有
禱輒應無福不臻斯固歷晉宋以迄今實亦載簡編而
可信意者能仁之量等於好生佛道之成闢乎民隱推

斯指也不其偉歟將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啓仁壽之域
舉世咸登有其興矣曷可廢哉朕曩者親奉

慈闈式臨茲宇自芳湖而西顧望初地以南循輦過花迎
旌迴雲捲巖深乳竇含真珠之寶光峰轉飛來帶琉璃
之紺色百靈斯護七聖不迷既祝我

皇太后壽履康寧復冀凡茲庶民室家盈慶然則迦釋之
弘慈與國家之布德豈有殊也顧山靈如昔寺貌未新
皇太后為國發心為民祈福時申

慈命重葺香林茲役之興不妨民事凌雲再煥將無乾竺
之靈匪日成功實篤坤元之慶恒沙國土偕常樂以同
升億萬蒼生享太平而無極是則我

皇太后之聖心依然迦釋之心而於朕經營天下利濟生
民之心亦適有愜也夫

重修淨慈寺碑文

蓋開寶界三千咸歸淨業珍臺八萬同證慈航施布地
之銀衣國名舍衛供彌天之珠樹園號祇洹自靈鷲西

來至玉函南渡層軒飛閣起鹿苑於湖山芝蓋花幡記
伽藍於崖谷皆為選佛之場實是棲真之室杭州淨慈
寺者周顯德中締構也宿尊入夢殿闢永明白足藏書
堂開宗鏡擔經錫杖卓石上之奔泉皈法金魚伏亭前
之寒井南屏山色螺翠千盤北岸波光琉璃百頃高柯
映戶時來獻果之猿修竹叅霄常見銜花之鳥數經營
於越角已歷多年論景致於浙江信稱勝地乃者僧人
不戒難返風輪遂爾象教延災適遭火劫禪基未續道

跡將湮朕周覽餘杭巡行南國惜茲善果結此福因命
集工徒重葺院宇蘭楣桂棟出炎網而煥金繩藻祝雕
題化崑岡而為玉闕巍峩琳殿偕蓮座以俱新璀璨瑤
幢對雷峰而並立飄孤山之香雪居然花散維摩舞方
丈之長松依舊風清羅漢龍天護法鬱東嶺之烟霞獅
象宣音應西興之鐘鼓蛟藏江浦再聽梵音鵠下晴空
還看瓶刹智燈回照顯色相於已傾慧日高懸鎮檀林
而永固俾下域顧瞻淨土時懷常淨之心願羣生感化

慈緣悉發大慈之隱用
摘紫翰述壯麗之規模
爰勒青珉標建修之歲月
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穀旦

詩

聖祖仁皇帝

巡幸杭州

東南上郡古臨安
親採風謠一省觀
翠岫巖猶舞鳳羽
旗簡約不鳴鑾
春暉草木江山麗
戶滿絃歌雨露寬
德化遠敷吾未信
如何夾路萬聲懽

吳山

左控長江右控湖萬家煙火滿康衢偶來絕頂憑虛望
似向雲霄展畫圖

泛舟西湖

一片湖光潋灩開峰巒三面送青來輕舟掉去波添影
曲岸移時路却回春色初搖隄上柳惠風正發寺邊梅
此行不是探名勝欲使陽和徧九垓

西溪

卷之三
十里清溪曲修簞入望森暖催梅信早水落草痕深俗
藉漁為業園饒筍作林民風愛淳樸不厭一登臨

題西溪山莊以竹牕二字書賜高士奇

花源路幾重柴桑皆沃土烟翠竹牕幽雪香梅苔古

過桃花嶺至玉泉寺

度嶺穿雲路始平停鑣聊憩小池清遊魚自有悠然意
宣識乾坤造化宏

湖心亭

水上起樓臺湖面平如鏡春風吹柳條遠與山光映

渡錢塘江

雪後春烟漠漠浮揚舸擊楫向中流江通潮汐分吳地

路入溪山隱越州振武戈矛皆駐馬

憶用武時大兵屯駐江干

省方

旂葆此乘舟風帆沙鳥看何限遠地雲霞望裏收

山陰

灌木叢篁傍水幽淡烟晴日漾芳洲蘭橈搖過山陰道
在昔人傳鏡裏遊

登卧龍山越望亭

周覽山川歷井疆越峰突兀見青蒼
爭流萬壑通城郭
一一看來在下方

雲棲竹樹甚茂幽蘭滿山

山徑紆徐合溪聲到處聞竹深雲
夏日木古勢干雲倚
檻聽啼鳥攀崖採異芬韶華春已半
萬物各欣欣

虎跑泉

并序

西湖自昔畫舫笙歌之地朕茲行志
本省方止一覽其

山川風土未曾片刻停驂尚食但飲虎跑泉水一勺耳
松林帶餘雪空山啼百舌石溜響涓涓寒泉自清潔

靈隱寺

靈山結幽秀鷲嶺起嵯峨梵宇盤空出香雲繞地多開
襟對層碧下馬撫烟蘿羽衛閒來往非同問法過

飛來峰

巖岫峻嶒洞壑奇懸藤古木半迷離冷泉亭子清溪上
誰識源頭混混時

諭浙省將吏軍民 并序

朕自武林回鑾百姓擁道固請暫留慰諭遣之因詔諸將吏務在調劑兵民共相輯睦息訟弭爭務本崇儉毋失末業以滋游惰并賦斯篇

省方浙西東山川極遐矚茲晨當回鑾諄諄一相勗軍民貴安和文武須聯屬息忿可無爭守分在忍辱日使訟庭閒愚民免械梏奢侈尤當懲繁華莫恣欲儉乃保其富素履各敦篤惟令教化興益見閭閻足諸吏宜勉

之期歸淳樸俗

閱河之便奉

皇太后臨幸武林是日喜晴

雄城千雉帶江湖羽衛重臨氣象殊
九有承歡逢勝日萬民擁戴滿亨衢
時當豐歲人咸樂海不揚波澤遠濡
況是春陽布暄暖無邊韶景溢輿區

雲栖寺

江路轉隈隩山行愜心賞古樹與茂竹翳蔽極深廣潺

潺細泉流萋萋芳草長其際春之暮天氣堪俯仰鳥性
鳴晴曦蜂蝶爭上下巡省歷窮谷所至察萬象小憩澗
壑幽澤貴被草莽

西湖

湖光開澈灩臨幸及芳時淺翠堆山色輕香拂水湄彩
旂看自動畫鷁覺平移靜坐觀羣類資生得所宜

湖心亭閒覽

虛牖層闌挹翠微春容澹沲送晴暉澄波如鏡涵天影

魚鳥欣欣自息機

宋臣蘇軾開湖溉田築隄儲水杭民利之為政者不
當如是乎

長隄十里跨湖波官柳青青覆軟莎漫道只為游賞地
懸知布政在民和

鷺峰

何處飛來一塊石嵌空巖竇作玲瓏下臨巨澗淙淙冷
上蔭長松謾謾風

雲林寺

無為幾事少問俗駐林邱衛騎森嚴減爐烟靉靆浮鳥
啼香界古花綴梵筵幽野徑春風引輕鋪細草柔

菜畦

東南農事已春深菜隴花開滿地金獨愛小民勤力作
馬頭堪慰省方心

行宮雨中望吳山

檻外青山縱目收繁花初落葉新稠更教點染烟雲色

添得牕前翠欲流

閱浙江駐防將士射

羽林舊將分防重吳越名區古要疆講武正宜清晏日
人人自擅技穿楊

示江南浙江守土諸臣

宇宙方清寧吏治尚端廉農使樂耕鑿民使適閭閻大
寮總其要小吏毋苛纖紀綱不可弛隨時酌寬嚴為上
能自愛羣屬必畏鉗訟惟善得情操守時警砭勿恃才

妄作勿以媚自快務令比戶豐膏澤遠近霑朱轡與彤
騶萬姓所具瞻臧否道有碑防口難可箝不見廣厦材
聳榦從幽潛不見沖霄鶴飲啄本靜恬告誡示勉勗保
護茲庶黔

再過鷺峰

愛此清幽一徑深馬隨泉響入雲林蒼苔古洞何年鑿
脈脈韶光自賞心

登吳山

重經層巘暫停鑾天日晴和覽眺寬城市萬家烟火近
念茲莫遣有饑寒

望錢塘江

江流幾折勢灣環指點遙岑是越山南朔東西無一事
春風浩蕩奉

慈顏

虎跑泉

靈泉湧地寒侵骨勝跡名高著虎跑似恐被人頻汲取

一泓清迥出山坳

由淨慈寺經南屏諸山

紆曲南屏路欣隨步輦來

時奉
皇太后觀覽

鳥飛驚玉仗花

落點經臺邃閣聞松籟疎籬迸竹胎雙峰高不極更在

白雲隈

孤山放鶴亭

處士人何在山前夕照來亭空不見鶴磴石尚留梅楊
柳縈烟嫩棠梨過雨開今朝閒繫艇還自愛賢才

玉泉有五色魚賜名清漣寺

錦鱗游泳漾池紋
隱藻穿蘋暗作羣
濠濮會心原不遠
清漣題額與傳聞

西湖再作

面面山容澹盈盈
水態清流文藻傑
閣波影蕩高城燕
舞知迎權花低解
避旌乘春弘沛澤
隨地稔民情

浙省道上書懷

徧野農桑繞翠旌
畦邊童叟帶雲耕
江山盡是昇平日

寸晷難忘終始情

桑林乍綠蠶事方興詩以嘉之

彌望桑林吐葉垂枝嫩碧初勻竹舍正殷蠶務天工雨露維均

曉發嘉興

數里城依水千門路向田菜塍無近遠桑岸互縣連土沃勤為最年豐儉欲先雲開林野秀初日上行旃

過雲栖憩竹林下令人劇筍劇蘭

尋春二月幸雲栖滿目天光入品題
密林布蔭樵漁樂幽栢成行蕙芷齊
浴手臨泉開籜筍傍巖倚石選蓬藜
餘杭風景西湖勝未若山中待竹迷

雲栖歸途遇雨

錢江風雨促前旌竹樹繽紛細草明
夾岸黎元瞻拜切頻施膏澤愜民情

錢塘江潮

相傳冰岸雪崖勢滾滾掀翻擁怒濤
風靜不聞千里浪

三臨越地識江臯

西湖夜月

月照清漣靜不波
驚簫象管夜來多
輕舟豈羨江湖勝
欲寫無私屬棹歌

岸側桑葉初碧

夾岸青青繞御舟
濃桑初茁滿村謳
省方徧問蠶家苦
春雨連綿盡日憂

癸未春二月二十日自杭回至蘇州是夜雨二十一

日朕欲北行地方大小官員百姓留住二十二日雨
甚再留不能起行二十三日雨晴又欲留書懷以示
躊躇星夜兩河工又至吳鄉泊趁風春雨姑蘇留豹尾
黎情江浙戀青驄翠華景從無停蓋徧覆時巡有折衷
不意龍蟠虎踞勝豈因景物雜謙沖

巡省江浙見閭閻有起色示諸臣省刑愛民

巡方不用駕樓船白舫蘭橈問市塵和氣成春知歲稔
清風布物愛時妍齊民但示蒲鞭辱報國應同竹節堅

莫恃才名輕庶政冥冥中自有青天

駐蹕杭州府

越境湖山秀文風天地成南臨控禹穴西枕俯蓬瀛容
與雙峰近徘徊數句盈民心多愛戴少慰始終情

西湖遇雨

雨洗催花葉滿林柴門曉色靜沈沈微飄柳絮春光晚
輕縠徐紋見水心

西湖戲作

晴雨分山色臨流啟壯觀樓臺橫水面梵塔插雲端忽
訝松間竹當誇巖下蘭風光被草木無處不成歡

幸雲栖二首

鳥道沿江問信潮石頭恬靜有歸橈轉移至險看洄湫
盡得人防莫失調

其二

竹徑因依長綠苔桑田菜麥碧巖隈此來也為佳山水
又恐遲行畏景催

蠲江浙積欠

賜撫臣張鵬翮

國家財賦東南重已責蠲租志念殷雨澤何妨頻見渥
普天願與樂耕耘

初八日行宮題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

歲月流光五十春兩江風景一時新
蟠桃果熟春光好
海屋添籌麗日明
幸有百寮分節治
噓嗟涼德際昇平
年豐物阜民安樂
何必燕京是帝京

文

世宗憲皇帝

浙江海神廟碑文

國家虔修祀典以承上下神祇嶽瀆海鎮之神秩祀惟謹視前代為加隆朕臨御以來夙夜以敬

天勤民為念明神之受職於

天而功德被於生民者昭格薦歆敬禮尤至其為民禦大災捍大患合於祭法所載則尊崇廟貌以昭德報功蓋所以遂斯民瞻仰之願而動其敬畏祇肅之心使無敢

慢易為非以得永荷明神之嘉貺意至遠也皇興東南
際大海而浙江海寧居瀕海之衝龕山赭山列峙其南
颶風怒濤潮汐震蕩縣治去海不數百步資石塘以為
捍蔽雍正二年潮湧隄潰有司以聞朕立遣大臣察視
修築且念小民居恒罔知敬畏慢神褻天召災有自爰
切諭以修省感應之道命所司家喻戶曉警覺衆庶此
年以來徵

明神庥佑塘工完固長瀾不驚民樂其生閭井蕃息越

七年秋汎盛長幾至泛溢吏民震恐已而風息波恬隄防無恙遠近歡呼相慶謂惟

大海之神昭靈默佑惠我烝黎以克濟此朕惟滄海含納百川際天無極功用盛大

神實司之海寧為海壖劇邑障衛吳越諸大郡海潮內溢則昏墊斥鹵咸有可虞

神之禦患捍災莫此為大特發內帑金十萬兩勅督臣李衛度地鳩工建立

海神之廟以崇報享經始於雍正八年春三月泊雍正九年冬十有一月告成門廡整秩殿宇深嚴丹雘輝煌宏壯鉅麗時展明禋典禮斯稱爰允督臣之請勒文穹碑垂示久遠俾斯民忻悚瞻誦共喻朕欽崇

天道祇迓

神庥懷保兆民之至意相與嚮道遷善服教畏神則神明之日監在茲顧答歆饗其炳靈協順保護羣生奠安疆宇與造物相為終始有永勿替朕實嘉賴焉雍正

十年六月初一日

普陀普濟寺碑文

普陀洛伽山為觀音大士示現之地歷徵靈應自梁貞明中始立佛宇宋元以來代有修葺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巡幸浙西遣官興建殿宇上為

皇太后祝禧

御題賜額勒文豐碑以紀其事山靈擁護

聖蹟丕昭朕纘紹鴻基於茲十載念茲山為古聖道場瑞

像神光靈異顯著重以

聖祖皇帝宸翰留貽尤宜敬謹崇奉爰特發帑金重加修飾着官往董其役經始於雍正九年九月越雍正十一年六月工成朕惟天下名山大川皆扶輿積厚之氣磅礴而融結普陀秀峙海壖迴立於天風紫濤浩沔無際之中尤靈秀所萃聚宜其為仙真之所栖息況大士以慈悲濟物為心隨聲赴感無所往而不在其示現在一時實無時而不示現神通感應不可思議即示現與不

示現舉可不論也今夫佛法廣大無邊大海包含無際
億萬百千里不足以測海之廣而一勺未嘗非海也億
萬百千法不足以盡佛之相而一法無往非佛也今以
大海視普陀一拳石耳而菩薩現相之場善衆皈依之
地泛慈航於彼岸結寶筏於迷津證普陀之慈緣顯弘
深之願力珠宮在望香界重新寧不與鷺峰鹿苑均為
淨域之名區也歟用為斯記鐫諸翠珉以志靈山之勝
概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普陀法雨寺碑文

法雨寺者普陀山大士之別院也

皇考聖祖仁皇帝既修建普濟寺上為

慈聖祝禧復念茲寺為海氛所震蕩發帑重新俾僧徒得
所栖止

賜額立碑增輝瀛嶠歷今已數十載宜加崇飾朕特遣專
官賫內帑庀材鳩工不勞民力香林梵宇丹雘煥然與
普濟寺大工同時告竣督臣請摛文勒石以紀夫大士

以慈緣普濟度盡衆生為願朕嘗繹法雨之義為濟物之普徧者莫如雨當夫慈雲布護甘露滂沱高下遠近一時霑足凌霄聳壑之喬柯勾萌甲坼之微卉華葩果蓏無不濡被潤澤發榮滋長暢茂條達各遂其性而不自知假使物物而雨之朝朝而溉之將不勝其勤而終不足以徧給惟本大慈悲現大神力周徧一切在在具足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乎天下者濟物之功莫大於是神仙寶剎緇侶雲集自當

有被時雨之化證心印而傳法乳普利生之實用以不負大士隨緣接引之慈恩而副朕弘振宗風護持正覺之至意者朕深有望焉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崇道觀碑文

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求長生而不知無生執有身而不知無相法身如以箭射空力盡還墮非無上至真之妙道也道祖云外其身而身存豈非世尊無我而有我之旨乎又云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

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夫此湛然常寂豈非常樂我淨
之妙諦乎彼夫滯殼迷封癡狂外走者烏能測知萬一
哉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張平叔著悟真篇發明金
丹之要自序以為是乃修生之術黃老順其所欲漸次
導之至於無為妙覺達磨六祖最上一乘之旨則至妙
至微率難了徹故編為外集形諸歌頌俟根性猛利之
士因言自悟於戲若真人者可謂佛仙一貫者矣紫陽
生於台州城中有紫陽樓乃其故居去郡城六十里有

百步溪傳為紫陽化處又嘗焚修於桐栢崇道觀歲久
香火岑寂特命發帑遣官載加整葺夫以真人靈源朗
澈決定無生三界十方隨心轉用何有於蟬蛻之鄉更
何有於塵棲之迹特以朕景仰高蹤表其宅里俾學道
之士人人知此向上一路千涂同軌非可強分區別自
生障礙庶幾真人揅迷覺世之薪傳不泯於後也自紫
陽樓迄百步溪崇道觀三處各為殿堂門廡若干楹併
置田若干畝以資香火有餘則以贍其後裔雍正十二

年二月經理告竣爰誌其緣起而刻諸石雍正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報恩寺碑文

古德有云行解相應謂之為祖又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可知心性邊事固貴眼明必須踐履行不應解定非真解明而不行豈是真明昔人十二時中並無雜用心處又謂數十年始得打成一片皆謂此也朕於玉琳琇國師蓋不勝仰止之歎焉國師紹法磬山年始二十有

四即開堂於吳興之報恩寺提唱宗乘惟以本分事激發學者其自勵四誓與答客問七諦當因課誦示衆語自為為人悉皆如實具足無一虛字舞弄狂機疑悞後學實叅實悟真修真行我

世祖章皇帝慕其名德延入內廷對

御敷陳無非道要朕常擬於黃帝之訪崆峒成湯之問隨
光惟

皇祖究竟真宗故能得此大士而國師實能無忝

恩遇始終無一言一行世諦流布與本分間隔洵不謬為
佛祖兒孫人天眼目者矣朕既選其語錄刊布叢林復
念報恩法席宜加修整爰命有司庀材增葺以昭我

皇祖尊崇有道相得益彰之盛軌抑茲寺也磬山修先嘗
演法而玉琳琇繼之所謂白雲千頃老屋數間一榻高
眠令土木瓦石為大衆轉大法輪者磬山之家風也合
諸檀越建大禪堂十方聚會應時及節為大衆說法者
玉琳之行履也今磬山玉琳皆已入大般涅槃而白雲

卷三
如故木石依然法堂之鐘鼓重開十方之善信不少大
衆入此門來還見種種轉大法輪相否還聞時節說法
無量音聲否如果親見親聞則報恩法會儼然未散只
在本人當下領取以毋負國師常住切實為人處是所
望於努力修持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重建天竺寺碑文

浙中多名山古寺天竺乃昭著之大刹也湖山明秀勝
地鍾靈觀音大士厯徵顯應奇木妙相舍利瑞光普現

弘慈久而彌彰有感必通如響斯捷

皇考聖祖仁皇帝巡幸浙西重新香界

御製碑文照耀穹宇為

慈聖祝釐為蒼生祈福意至厚也祝融不戒宜事鼎新爰
因總督李衛之請命發帑金載加修葺雍正十二年十
一月工竣璇題朱網丹雘煥如遠近人民瞻仰歡悅用
勒文翠珉以紀其事夫佛法廣大無邊不可思議而大
士慈悲為念隨聲赴感普濟羣生是以善信皈依有求

輒應然天人感召之理無他曰誠敬而已矣當其誠心
懇至雖以愚夫愚婦之微賤而冥漠之際呼吸相通如
其不然即有靈明響應悲憫救護之聖心亦不能強迷
頑者而施之惠澤故曰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又曰至誠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斯人生享
太平之福日用飲食一絲一粟在在皆天地覆載之恩
即在在皆明神庇祐之力使非時存敬信之心好善遠
罪以迓福祥而獨於祈禱迫切之時奔走膜拜冀邀鑑

格則誠意微薄豈能感應尚安望休祥之歎錫乎是以
大士之慈悲靈聖振古如茲而斯人之昭受神庥必由
自致誠能虔敬居心實力嚮善湔除惡念廣種福緣則
善氣和會感致繁禧大士慈恩降祥錫祉年豐物阜風
雨以時衍蕃昌而躋仁壽朕愛養黎元之至意其深慰
矣夫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浙江通志卷首三